古史紀年

古史紀年卷九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周武王

原註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伐殷淸水注引同○呂氏春秋曰武王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與紀年合國策曰文王拘於牖里武王羈於玉門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至於邢丘案在今懷慶府東南七十里入溫縣界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於甯案在今修武縣東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

地而齎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洒兵也卜
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
利以擊衆**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案左傳鄢陵之戰六
月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郤至以爲犯天忌此六
兵忌蓋指已未晦發自河朔而言故下云出日也**東**
面而迎太歲淮南子曰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至汜而汜**淮南子作至汜而水案汜
水源出汜水縣南四十里方山縣
西三十里爲偃師縣界在河之南**至懷而懷**案懷在武陟縣西南
十一里屬河北**至共頭而山隧**案共山今輝縣北七里屬衛輝○呂氏春秋曰武王使保召公
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
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
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
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
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
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莊子略同並屬訛誕**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
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
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案戚今開州北

九里屬大名府在衞輝之東疑非所經暮宿於百泉案在今輝縣西北七里屬衛輝府厭旦於牧之野博物志曰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孔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疏引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里孔晁謂去朝歌二十里郡國志朝歌南有牧野洪云去縣十七里寰宇記衞州汲縣本紂之都近郊三十里武王殺於牧野即其地

二月殷正月癸亥四日陳于商郊增

書武成曰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尉繚子曰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書序作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書大傳曰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鼓舞以待旦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皇侃以爲因此以名曲論衡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

甲子增〇五日敗之于坶野清水注引同

史記曰二月甲子昧爽世俘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案齊世家作十一年正月甲子蓋殷正月也而猶云十一年誤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魯世家曰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華陽國志曰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蜀勇鋭歌舞以淩殷人倒戈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

子尙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車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呂氏春秋曰武王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於黃鳥至於赤斧淮南子曰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八國策曰紂卒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鬻子曰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新書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書大傳曰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墨子曰武王與殷人之戰乎牧之野手禽費仲惡來衆畔而走淮南子曰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

王自燔於火而死世俘曰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注云紂身不盡

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清水注引同寰宇記引武王擒紂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耳

史記曰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書大傳曰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

商國百姓咸待於郊世紀曰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

人焉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孟子曰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克殷解作輕呂以黃鉞斬紂頭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碎殷紂之頸縣大白之旗新書曰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鬭而死紂之宮位舉紂之遷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乃使人唯而守之民攓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案此說近理淮南子曰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是又未死也而補龜策傳曰紂不勝敗而還走陶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縣車軫四馬曳行抑又甚矣二女克殷解作適二女之所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元鉞殷本紀曰殺妲己古今注曰太公以元鉞斬妲己寰宇記曰妲己墓在衛州西九里莫谷河西半崖波內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世俘曰執矢惡臣百人史記曰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

命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槨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又曰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

遂分天之明清水注引同

其明日六日乙丑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魯世家克殷解作召公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天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克殷解作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齊世家作布采席克殷解作衛叔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墨子曰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疎者受外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克殷解作周公再拜稽首乃出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說苑曰上堂見玉曰

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帥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康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帥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書大傳曰歸傾宮之女

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

史記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宋世家曰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案微子出亡在前安得有面縛之事前編從王柏之說謂面縛銜璧者即武庚是也

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案此時尚未有監之名故第曰相說見後

丁卯八日太公望告俘增

周書世俘曰太公望命禦方來注云太公受命追禦紂黨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案孟子稱有攸不爲臣東征滅國者五十此類是也

戊辰九日追祀文王反商政增

世俘曰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注云禦循追祀以勉紂告祖考檜楢而祭

時日王立政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呂氏春秋曰武王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賑困窮三月之內與謀之士分爲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史記曰

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因呂氏春秋曰靖箕子之宮淮南子曰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周書序曰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宰之以王作箕子○篇亡命畢公克殷解作畢公衛叔釋百姓之因表商容之閭殷本紀曰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韓詩外傳曰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徙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固辭不受命訖誣

命南宮括克殷解作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彌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克殷解作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世俘曰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括地志曰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嶋岸集古錄曰武王封比干墓作銅盤銘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保書

大傳曰商民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又漢書鄒陽傳曰聖王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未知所出命宗祝享祠於軍周書大聚曰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非其大者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

合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敎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飮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孳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敎用兵立鄉射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敎芟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敎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工匠役工以攻

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
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
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則無窮乏此謂和德
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藂苴丘墳不可樹穀者
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
匠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
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
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
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
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
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為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
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關市

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旣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命側側余知其極有宜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壬申十三日荒新告俘 增

世俘曰呂他命伐越戲方注云越戲方紂三邑也南宮中鼎銘曰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王居在射圃貞山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

辛巳二十日侯來告俘 增

世俘曰侯來命伐靡集于陳注云靡陳紂二邑也辛巳至告以馘俘

甲申二十五日百弇告俘 增

世俘曰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衞告以馘俘

庚子閏二月十一日命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新荒伐蜀乙巳十六日告俘增

世俘曰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注云禦大臣也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

罷兵行狩增

史記曰乃罷兵西歸行狩書序作往伐歸獸記政事作武成世俘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容齋隨筆作貓麋五千二百三十五容齋作麋犀十有二容齋作十有三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

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容齋作麃）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法六武王）（克紂遂擒其圖所獲禽獸樂孟子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也）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類書侈言之）

夏四月（壬辰三日）王歸于豐

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三日壬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持久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佚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

可以持天下弗失寰宇記曰偃師縣成湯居南亳即此周武王伐紂回偃息戎師遂名偃師歸馬于華山之陽史正義曰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放牛于桃林之野括地志曰桃林在陝州桃林縣示天下弗服樂記曰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淮南子曰破鼓折枹弛弓絶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劒帶笏以示無仇墨子曰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馬之旗

乙未六日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增

世俘曰惟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案成辟四方猶詩言式辟四方莊子齊物論曰通也者得也此言得殷命而奄有諸國蓋至是始正王號而即位也史記曰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太公金匱曰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聽一足步則不行

選賢自代管子曰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上下各得其所

乙巳增○十六日大封諸侯舊在十三年今移此

武成曰既生魄十六日乙巳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詩序曰賚大封于廟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詩申培說曰殷其亂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詩

史記曰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曰宏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黃帝之後於祝左傳曰祝其實夾谷服虔曰東海郡祝其縣也案祝樂記作薊呂覽作鑄帝舜之後於陳左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晏子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杜注云四人皆舜之後胡公四人之後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用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世家曰胡公名滿括地志曰陳州宛丘縣古陳國

大禹之後於杞

焉東樓公見世家國語富辰曰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括地志曰汴州雍丘縣古杞國也

於是封功臣謀士

樂記曰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水經注曰今臨淄城中有丘云古縣丘之地齊都也世家曰尚父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鹽鐵論曰營丘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財畜貨殖世為彊國韓非子曰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不事仕而食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是以誅之春秋繁露曰營蕩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以為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對曰仁者愛人愛者有子不食其力義者尊老尊老者妻長

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立誅之以定齊國

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

括地志曰兗州曲阜城外古魯城也世家曰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封召公奭於燕

世家曰召公奭與周同姓封於北燕正義曰今幽州薊縣古燕國也

封弟叔鮮於管

水經潧水注曰其水自谿東北流迺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以封管叔矣杜須曰京縣東北有管城各是也俗又謂之管水括地志曰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

弟叔度於蔡

括地志曰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古蔡國

叔振鐸於曹

宋忠曰濟陽定陶縣

叔武於成

括地志曰僕州雷澤縣東南九十一里漢郕陽縣古郕伯國

叔處於霍

括地志曰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鄭元注周禮云霍山在彘本春秋時霍伯國地

康叔封

孔安國曰康畿內國名

冉季載皆少未得封

案書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左傳祝鮀亦云成王封之今考康誥篇首惟三月以下至乃洪大誥治蘇氏以爲此洛誥之文當在拜手稽首之上錯簡在此故作序者誤以爲成王之書耳篇中稱朕弟寡兄其爲武王命康叔無疑也史記襲誤因謂武王時康叔尚幼故未得封而本紀又言武王克殷康叔封布茲實自相矛盾且文王九十七而終至武王克殷已十三年矣而康叔尚有弟季載則

此時必已成人金氏前編謂康叔封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或先妹邦而後加衛未可知也今從其說繫康誥酒誥於武王之世而以梓材一篇別爲治洛命侯邦之文庶得其實

康誥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餘具尚書史記曰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史記曰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正義曰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東南五十里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吳越春秋曰數年之閒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太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吳越春秋曰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是爲吳仲雍世本曰吳孰哉

居蕃離宋衷曰孰謂仲雍字也左傳子貢曰太伯端委
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
由然
也
仲雍卒
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
鄉常熟縣西海虞山上
于季簡立季簡卒
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
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
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
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
是
爲虞仲列爲諸侯
寰宇記引風土記曰周武王追崇
周章於吳又封章小子周斌於無錫
武
王成康所封數百
又曰周
封八百
而同姓五十五
左傳成鱄曰
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荀子曰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
各以次受封
案大紀所載又有封庶叔高於畢季載於
郕庶弟叔繡於滕叔鄭於毛又封諸叔於
郜於雍於原於郇於豐封號仲於西號實故夏墟封號
叔於東號都制封少昊之裔玆輿於莒祝融安期之裔
扶於邶酉岳姜姓文叔於許仲虺弟雍滑之後於薛莘
陽因志曰武王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
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民質直好義土風
敦厚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唐張景毓學君

德政碑曰周文王母弟耀剗定殷墟封為岑子今梁國岑亭即其地也因以為姓

丁未增〇十八日饗于太廟

武成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庚戌二十一日增柴望大告武成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紂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

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案武成原文如此其告商罪于皇天后土以下正所謂大告武成也蔡氏書傳乃移此文於于征伐商之下則所稱有道曾孫周王發不已僭乎余有辨別見

薦殷于太廟舊在十三年今移此

世俘曰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三統歷引武成云庚戌武王燎于周廟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

德政碑曰周文王母弟輝𩲡定殷墟封爲岑子今梁國岑亭即其地也因以爲姓、

丁未增〇十八日饗于太廟

武成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庚戌二十一日柴望大告武成增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紂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

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案武成原文如此其告商罪于皇天后土以下正所謂大告武成也蔡氏書傳乃移此文於于征伐商之下則所稱有道曾孫周王發不已僭乎余有辨別見

薦殷于太廟舊在十三年今移此

世俘曰時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三統歷引武成云庚戌武王燎于周廟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二十二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三統歷引武成云辛亥祀于天位薦俘殷王鼎壬子二十三日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癸丑二十四日薦殷俘王士百人甲寅二十五日謁戎殷于牧野乙卯二十六日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三統歷引武成云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斷牛六斷羊二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楚辭注曰武王既誅紂令壞郲岐之社徙以爲天下大社淮南子曰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服尚赤

丙辰二十七日立王世子誦增

新書曰周后妃世紀曰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而不踞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

周書武儆曰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汝勤之敬守勿失

命監殷遂狩于管

周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

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注云東謂衛殷謂邶鄁俾監殷臣漢地理志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鄁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鄭氏詩譜曰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世紀日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諸說互異案武王初封武庚但使管蔡相之而已其後封鮮於管乃割殷都之西以益之始命監殷又後百弇倂衛因命蔡叔尹之及後陳本衛霍侯後以封霍叔遂移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謂之三監則武庚之封地益無幾矣蓋所以漸殺其勢而防其畔也又子貢詩傳曰管叔封於鄁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然則康叔封妹實在北時

周書序曰武王旣勊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爲之訓範作大匡三字本脫今以意補之惟十有三祀案大匡文政篇文在武儆之前武儆云十二祀則此十三祀當爲十二之譌也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周書序曰武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執乃殷之舊官人序文

口口口口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獻民今惟新
誥命爾在昔后稷克播五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
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
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誓王用
顯我西土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上
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
敢忘天命予維甲子剋致天之大罰胥告商之百無非
其維一夫予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有明赫民
其有綴力不令爾百姓無告爾多士其人自敬崩天永
休于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予惟只先工之道御
復正爾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家邦
君商庶百姓予則口劉滅之乃敬之哉庶聽朕言罔胥
告

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則曰知悖則死勇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寶嗚呼在昔文考戰戰惟時祗祗汝其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惟讓不遠羣正不邇讒邪大官備武小官承長大匡封攝外用和大中匡用均勞故禮新小匡用惠施舍靜眾文政曰惟

十有三祀（當作十二說見前又案紀年幽王末原註云武王元年己卯然則通成君數之亦可云十三祀也）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餘不具錄）

作大武樂

呂氏春秋曰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荀子曰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禮樂記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鄭注云宿夜武曲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於皇武王

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左傳以此爲大武首章朱子謂篇內已有武王諡非武王時作矣酌告成大武也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功允師申培詩說曰武爲大武之一成賚爲二成時邁爲三成般爲四成酌爲五成桓爲六成

十三年巢伯來賓

書序曰巢伯來朝孔傳曰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慕義而來孔穎達曰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是也徐邈曰巢偃姓之國今爲縣屬廬州府芮伯作旅巢命篇亡

秋大有年

左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詩序曰桓講武類禡也左傳以爲武六章桓武志也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

開之

王訪于箕子 增

書序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書大傳曰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說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史記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

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餘具尚書廣韻引書曰武王問箕子之對賜十朋史

記曰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統箋引汲冢周書曰王曰咨爾商王父師惟辛不憸天用假手于朕夫故就新辛錫朕以國闢洪範九疇錫侯以道朕彌厥邦土度所私乃朝鮮于周底于遐逖其以爾父師案今無此文未知所本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作金縢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

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
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
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
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玆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十五年肅愼氏來賓
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韓非子曰周公旦已
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不使各以其
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書旅獒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百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
作旅獒用訓于王述異記曰東海畔有孤竹斬而後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孫竹之國獻瑞筍一株於是
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

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諸陳博物志曰肅慎氏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人代立則其樹生皮可爲衣周武王時曾遣使入貢地理通釋曰肅慎北夷在元菟北二千餘里

初狩方岳

詩序曰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曡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惟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誥于沬邑

書酒誥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詩鄘風沬之鄉矣毛傳曰沬衛邑正義曰

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告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

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

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冬遷九鼎于洛

左傳王孫滿曰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公羊疏曰殷衰之時鼎沒於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國策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權言非實臧哀伯曰武王克商

遷九鼎于雒邑杜注曰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義士猶或非之漢書作伯夷叔齊薄之史記曰武王巳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汲冢書曰或告伯夷叔齊曰允子在邸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扣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爲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餓而死逸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韓非子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下喪服要記曰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恐其魂之饑也故設五穀囊寰宇記蒲州河東縣伯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又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周書度邑作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

夜不寐度邑作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周公旦卽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據此足見武王九十三而終之說之妄麋鹿在牧度邑作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隱巢子作天鬼不顧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索隱曰杜預曰三塗在陸渾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度邑作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鄙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周書序曰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史記如淳曰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鄷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關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御覽引書大傳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大雪深丈餘甲子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於門外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軍使者具以告尚父曰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尚父各以其名進之五神皆驚相觀而數

十六年箕子來朝

後漢書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敎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敎前漢書曰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讐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飮食以籩豆史記曰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詩白駒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何楷詩世本古義引鄭氏以白駒爲箕子之詩是也

秋王師滅蒲姑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括地志曰蒲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

又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周書序曰武王有疾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衆疑德無舉士質上無遠齊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中是以以長小子于位實維永寧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路史前編引並作五十四文王世子曰武王九十三而終）（此移一年）

周書作雒曰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明堂曰克紂六年而武王崩（並與紀年合）世紀曰武王定位元

年乙酉六年庚寅崩年數同而甲子異又封禪書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淮南子云三年詩豳風疏引鄭氏以武王疾瘳後二年崩在王位四年管子云七年三統歷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金氏前編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此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通志經世前編亦云即位七年要以周書爲實錄

古史紀年卷九終

閩中林春溥鑑塘著

成王（原詳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康成謂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賈子新書謂成王年六歲卽位路史注引貞源賦謂武王之崩成王始生）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史記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禮記曰成王幼不能治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新書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史記曰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般於是召公

乃說說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周書

序曰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成王元年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逋播以輔王其敬天命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九功一賓好在笥二淫乃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取功五神巫動衆六盡哀民匱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教九任謀生詐五典一言父典祭二顯父登德三正父登過四機父登失五□□□□五典有常政乃重開內則順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王拜曰允哉余小子

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嗚呼余夙夜不寧

命魯侯禽父出就國 增

三統歷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於魯之歲也案三統歷以周公七年反政其明年爲成王元年於紀年則爲成王八年矣然考武庚之叛與淮徐並與時伯禽已作費誓則其就封實在武王崩之明年也又周自共和以前諸王史無年數惟魯世家載考公以下均有確年伯禽之年見三統歷今依史表共和元年當魯真公十五年逆數至伯禽元年適當紀年周成王之元年可見紀年所載周年實爲可據餘說見後

史記曰周公攝行政當國

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與伯禽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說苑曰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伯禽於魯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荀子作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說苑曰伯禽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又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大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交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道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公羊傳曰封魯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說苑南宮邊子曰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周書序曰周公會羣臣于閼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注曰路寢左門曰閎門閎音皇也)會羣門(據序當作羣臣)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耉老據屏位建沈人罔不用明刑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闢在昔有國誓(同哲)王之不綏于卹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乃方求(備旁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監明憲用能承天嘏命百姓兆民罔不茂在王庭王國用寧小人用格戎兵克慎軍用克多王用奄有四鄰遠土丕承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

于非夷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媢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乃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命用逃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天用弗保媢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譬若衆畋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周書作雒曰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括地志曰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序曰周公羣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

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
已名生于人民無能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
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賞
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立制及衆曰公執應八方
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
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
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彊理直曰武威彊叡德曰武克
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
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
事堅固曰恭愛民長弟曰恭執禮御賓曰恭芘親之闕
曰恭尊賢讓善曰恭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
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

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
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
曰釐博聞多能曰憲聰明叡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
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
曰孝大慮行節曰考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豐
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
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頃昭
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保民耆艾
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强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
德考衆曰靜恭己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無眚
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
義行剛曰景耆意大慮曰景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

曰貞不隱無屈曰貞猛以彊果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辟
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
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
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慧能思辯衆
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
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勝敵志彊曰莊死于原野
曰莊屢征殺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
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夙夜警戒
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
義不克曰丁述而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
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
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寒曰戴死而志成

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神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神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曰隱年中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愎佷遂過曰刺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蚤孤鋪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去禮遠衆曰煬好內遠禮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頃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行見中外曰慤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

曰聲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曰糠名
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
曰醜德正應和曰莫勤施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
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感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果遠
曰趕息政外交曰攜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
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誨不倦
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于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
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
曰繆思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曰景武之
方也施爲文也除爲武也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
發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爲宣惠無
內德爲平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

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祐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秉順也就會也愆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穅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截齊也彌久也

附錄

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見述異記在成王元年

越絕書曰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御覽文選注並引書大傳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蓂莢生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

秋王加元服

家語曰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

示爲君也古史考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亦見大戴禮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武庚以殷叛

書大傳曰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子貢詩傳曰管叔封於鄘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告周公康叔諫不聽後漢書蘇竟傳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與詩傳相表裏二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

匹夫不可奪志也管朱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朱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管朱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三朱犇周公鄘人風之賦鶉有奔三朱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申培詩說曰芄蘭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衛世家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

周文公出居于東

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傳曰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史記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居東二年墨子耕柱曰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絕書曰於是

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譏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鄭詩譜曰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朱子曰當從鄭說則罪人斯得（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也）左傳季札請觀于周樂為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子貢詩傳曰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跋申培詩說曰魯人觀周公德容而作是詩）

案詩傳書傳史記王肅皆以居東為東征時成王方疑周公豈有不待命而專征之理故朱子從鄭說然鄭謂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居東都公之屬黨與知將攝者亦皆奔亡明年

乃爲成王所得公乃爲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而以三監之叛在王迎周公歸攝之後則皆臆說誣妄不合事情考是時武庚欲攻成周故周公居東都以備之從容坐鎮是之謂居謝攝政之權是之謂辟而伯禽就封亦所以備淮徐之變第云避嫌遠謗潔身事外猶非知周公者也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

周書作雒曰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繹史引作畔括地志曰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杜預曰徐奄二國皆嬴姓金履祥曰三叔武庚同叛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商而三叔意在得周奄之叛不過助商而淮夷則外乘應商之勢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勤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也周公召公內與父兄外撫諸侯史記曰管蔡作亂淮夷畔周公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是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又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家此則公之居東其卽分陝歟史記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曰伯禽封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疏曰爲母喪也作肸誓肸書作費大傳作鮮又作粊曰陳爾甲胄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漢書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

金縢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子貢詩傳曰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勤王脩政以備之賦鴟鴞申培說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東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作此詩以貽王文選注引韓詩說曰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窩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蘭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詩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同申培說曰伐柯管叔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九罭周公歸自東也子貢傳曰周公歸于周魯人欲

留之弗賦九畢

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史記曰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說異

遂伐殷

作雒曰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繹史作攻殷韓詩外傳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善聽微言矣說苑以客爲齊人王滿生餘略同

書序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史記作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

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兹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並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卜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

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嗚呼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詩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

作雒曰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書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左傳子魚曰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

十人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家語曰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作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史記曰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殷故虛見麥秀之蔪蔪禾黍之綢綢也曰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聲

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蔪蔪兮禾黍䋎䋎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案史記以此爲箕子所作未知孰是史記

曰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遷殷民于衛

作雒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管蔡世家曰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于宋其一封康叔爲衛君實宇記曰懷州殷時爲畿內地周時爲三監地及管蔡廢黜封康叔以爲懷侯於此卽爲衛地左傳子魚曰成王選建明德以籓屏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于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史記曰成王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殷虛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以殷餘民益封康叔是也

遂伐奄滅蒲姑案蒲姑已滅於武王十六年此蓋續封而復叛者

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壄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地理志琅邪姑幕縣應劭曰薄姑氏之國國名紀曰在臨淄西北五十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史記曰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詩譜曰武王封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丘成王廓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四年

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案是詩首言制彼裳衣授衣候也次章果蠃熠燿是秋候三章洒埽穹窒是冬候皆彼此思念之辭至末章倉庚于飛則春候矣其以秋末歸初春至歟

春正月初朝于廟

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訪落嗣王謀于廟也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

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

也詩世本古義曰載見成王免喪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助祭既畢而慰勞之詩載見辟王

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

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

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來

助祭也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

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夏四月初嘗麥

周書序曰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詩小序曰

毖嗣王求助也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敬之

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

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作嘗麥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御覽引作王初祈禱于岱宗乃嘗麥于廟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旣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卽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史導王于北階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尙大正卽居于戶西南向九州□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兩楹之間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路史作宇于以臨四方司□□上天末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

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疑是太常用名

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

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

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

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祇天之明典令□我

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國有殷之□

辟自其作□于古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嗚

呼敬之哉如木旣顛厥巢其猶有枝葉作休爾弗敬恤

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

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嚚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惠乃

其常無別于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筴刑書

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史正升拜于上王則退是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士師用受其戠以爲之資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無思民疾供百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爲之資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戠以爲之資采君乃命天御豐穡享祠爲施大夫以爲資箴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周公爲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周公拜手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求士□

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督民過者德也爲民犯難者武也智能親智仁能親仁義能親義德能親德武能親武五者昌于國曰明明能見物高能致物物備咸至曰帝帝鄉在地曰本本生萬物曰世世可則□曰至民知常利之道則國彊均分以利之則民安□用以資之則民樂明德以師之則民讓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政之敎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禮樂既和其上乃不危王拜曰允哉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工師伐淮夷遂入奄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史記作殘奄作成王政篇亡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篇亡○史記作薄姑案孟子云伐奄三年討其君此其證也

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

書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遂營成周

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

書正義引作建衛侯以爲封康叔案職方解曰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爲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藩服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蓋五等之封至是始賡九服之制亦至是始定也

五年營成周

郡國志曰雒陽周時號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世紀曰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晉元康地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一十二畝有三十六步虞摯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陽

左傳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

案成周與洛邑異地晉地道志曰河南城去洛陽城四十里洛陽卽成周河南卽洛邑也左傳桓二年遷九鼎于雒邑杜注云雒邑謂之王城宣三年成王定鼎于郟鄏其注云郟鄏今河南也是郟鄏卽王城王城卽雒邑作雒解所謂是也又左傳成王城成周以爲東都洛誥禮傳曰

瀍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並下之是成周卽東都東都卽下都竹書所稱營成周是也歸有光曰王城河南在成周西卽定鼎郟鄏之處平王以下十三王都之成周洛陽在王城東卽遷殷頑民之處敬王以下九王都之最爲明晰然作雒解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鄭詩譜云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水經注云穀水又逕河南王城所謂成周矣則二地之稱往往相亂蓋其相距伊瀍皆在纏東又皆近洛故或通稱耳又畢命稱毖殷頑民遷于洛邑書序又云成周旣成遷殷頑民是或二地通稱抑分遷之以殺其勢均未可知也呂氏春秋曰成王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魯侯禽父來朝　增

說苑曰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平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

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史記曰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

六年大蒐于岐陽

左傳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世紀曰淮夷徐戎及奄叛王乃大蒐于岐陽東伐淮夷石鼓文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我車旣好我馬旣駒或作騝君子爰獵爰獵爰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騂騂角弓弓茲以時我驅

其時其來趩趩[illegible][illegible]炱炱即御即時麀鹿趚趚或作趚其來大次我驅其樸其來遺遺射其豬或作豣蜀第一汧也沔沔承彼淖或作潮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湍其游[illegible][illegible]白魚鱳鱳其𥷚氐鮮黃白其鯾有鮒有鮊其胡孔庶臠臠[illegible][illegible]洋洋[illegible][illegible]其魚維何惟鱮及鯉何以櫜鄭氏作貴之惟楊及柳第二田車孔安鋚勒馵馵六師鄭作我眾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我以隮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𦺈其戎奔奔大𨊥出洛𨸏獸白臭或作臭或云古老反白澤獸名薛氏作畀鄭氏疑即思字我執而勿射多庶[illegible][illegible]君子乃樂第三帥彼鑾車忽速填如秀弓孔碩彤矢𢏚𢏚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馭孔庶廓或作廓鄭氏作鄂騎宣博或作搏酋車載道如或作戎徒如章原隰陰陽

趍趍六馬射之簇簇有貙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循
禽奉雉我兔允異第四我來自東古文苑有湊湊二字霝雨奔流逆
湧盈盈渫陘君子既涉我馬流汧汧也洎湊二字古文苑俱有重
文丞士鴛言西歸舫舟自鄜徒騈違違維舟以道或陰
或陽扱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徨止其奔我以陷其
乃事第五宣猷作原作周導遄我辭攸除帥彼阪舊作隙田
莽薛氏作莽爲世里希微裓裓薛氏作微乃罟漆栗柞棫其拔楓
楷庸庸或作遺鳴條亞箬其華何爲所斿蟄蟄薛氏作燮鄭氏作燮
水蠡導旨樹幽晤第六徒御嘽嘽然而師旅章氏云下磨滅二字塡
然會同有繹以左施氏云下有驂字我隮弓矢孔庶滔滔是熾
射夫寫矢具奪舉掌其徒旰鄭氏音旰薛氏作肝非來或𨐊或友
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第七

彼走驕驕馬庶哲哲華華雉皀位多庶微我師氏寔寔文武可其一之第八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寍日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少導乘馬既迪敄章氏作敕夏康康駕彼四黃左驂騻騻右驂騝騝潘氏作譏戲戟以弈汝不執德旛翰黎黎旟斿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余及第九虞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勿掩勿伐若或云畢字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蕤祖告于大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逢中囿孔庶麀鹿原隰既坦疆理鄱鄱或作蕃鄭氏云郎疃字大田不搜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第十○右從楊升菴本郭宗昌金石史曰岐陽石鼓文有謂爲周宣王獵碣者推其言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皆鑿鑿有據其言眞如岳峙不可復撼鄭樵謂爲秦惠文後及獻陽三疑皆瞽說謎謬不足與辦韋應物謂爲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眞如少君古強之徒曾目睹其事也馬子卿以爲宇

文周時作金可笑○國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楚世家曰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大戴禮曰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於渠婁鯀出自熊渠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案諸書言鬻子見文王年已九十而鬻子書有康叔守殷賈誼書言成王見於鬻子與史孫異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左傳楚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左傳楚靈王曰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朝諸侯于明堂 增

周書序曰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于明堂作明堂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訟獄而失職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昭也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淮南子曰克殷踐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內之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御覽引周書明堂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車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介右爲右介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牕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戶也白綴牖也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也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于成王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史記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荀子曰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尸子曰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爲天子七年說苑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呂氏春秋曰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墨子曰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

春二月王如豐

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土作召誥惟二月既望大衍歷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曰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甲辰朔)惟丙午朏(三日)越三日戊申(五日)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七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位成若翼日乙卯(十二日)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孔傳曰澗水東瀍水西今河南城也瀍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案召公既於戊申卜宅庚戌攻位甲寅位成乙卯周公方至而又卜者史記以爲復卜申視抑或召公卜洛邑周公卜成周歟書序謂周公營成周告卜可證也

越三日丁巳(十四日)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十五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孔疏曰十六日己未）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周書序曰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雒作雒曰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四方民大和會（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晉書束晳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錯簡蘇氏以爲洛誥之序前編定爲梓材之序繹史從前編）召誥曰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前編謂以王命爲書誥命庶殷卽多士之書也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卽今梓材）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

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
後無我怨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今予惟不
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
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
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
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
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召誥曰厥
敘命殷庶庶殷丕作梓材曰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
厥臣達王惟邦君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
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

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吳氏謂王其效以下似洛誥之文蔡氏謂自古王以下乃人臣告君之語金仁山謂其爲召誥所稱命侯甸男邦伯之辭其序錯簡存康誥之首而衍王曰封三字繹史從之今按其語意亦不甚合姑存其說使覽者詳之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

書大傳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周書序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

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與周正歲首數起于時一而成
于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
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
驚蟄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
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
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
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
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
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
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
統于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
于政又日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大時作時訓分春之
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驚蟄之
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雨水之日
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元
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穀雨之日桐始華
又五日田鼠化爲駕又五日虹始見清明之日萍始生
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立夏之日螻
蛁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
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
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
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
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
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

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illegible]肯黃華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illegible]蟄蟲咸俯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雊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又日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篇闕

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先君

文武之風也夫召誥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

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
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
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我非敢勤
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洛誥曰周公曰王肇稱
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
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
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
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
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
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
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
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
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
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
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
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逃文武勤教予沖
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
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
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

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孔傳三統歷並以爲十二月晦今以三月三日丙午推之戊辰在三月二十五日則十二月晦不得有戊辰而烝爲仲冬之祭當在十一月與作冊逸誥非必一時疏謂是年閏九月徒臆說耳）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史備敘年月於終蓋云周公攝政之七年十二月也吳氏以爲周公自留洛之後七年而薨非

冬王歸自東都

詩譜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

立高圉廟

國語展禽曰高圉太王能率稷者也故周人報焉

古史紀年卷十終